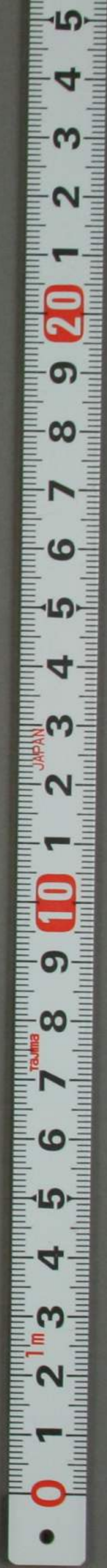


飛龍全傳

壹

特別  
A21  
2772  
1




精繪繡像

東隅逸士編

# 飛龍全傳

崇德書院藏板


 歲余肄業村居，閤修  
 之外，槩不紛心。適有友人  
 挾一帙以遺余，名曰飛龍  
 傳。視其事則虛妄无稽，閱  
 其詞則浮泛而俚。余時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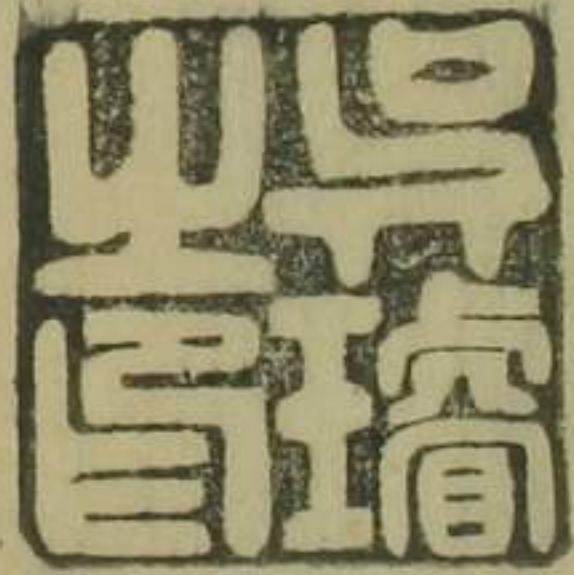
攻舉子業無暇他涉偶一  
寓目即鄙而置之無何屢  
困場屋終不得志余自恨  
命蹇時乖青雲之想空誤  
白頭不得已棄名就利時  
或與賈豎輩逐錙銖之利

屈指計之蓋已一十有九  
年矣今戊子歲復理故業  
課習之暇憶往無聊不禁  
瞿然有感以為既不得遂  
其初心則稗官野史亦可  
以寄鬱結之思所謂發憤

序  
之所作余亦竊取其義焉  
於是檢嚮時所鄙之飛龍  
傳為之刪其繁文汰其俚  
句布以雅馴之格間以清  
雋之辭傳神寫吻盡態極  
妍庶足令閱者驚竒拍案

目不暇給矣第余才識卑  
劣偏陂脫漏之弊終所不  
免茲顧孜孜焉亟為編葺  
者不過自抒其窮愁閑放  
之思豈真欲與名人著作  
爭長而翬短乎哉

時 序  
乾隆三十三年歲在戊子  
仲秋之望東隅吳璿題



飛龍傳目錄

日

第一回

苗訓設相遇真龍

太祖遊春騎泥馬

第二回

配大名竇公欵洽

遊衍院韓妓殷勤

第三回

宋太祖一打韓通

勾欄院獨坐龍椅

月

第四回

伸已忿電打御院

雪父仇血濺花樓

第五回

宋太祖救賈書生

張桂英得配英主

第六回

赤鬚龍山庄結義

綠鬚娥蘭室歸陰

光

第七回

世宗販傘登古道

太祖割稅開金橋

第八回

算油柳苗訓雷詞

拔棗樹鄭恩救駕

第九回

黃土坡義結芝蘭

獨龍庄計謀虎狼

天

第十回

鄭子明計除土寇

宋太祖力戰裙釵

第十一回

董美英編謎求婚

柴世宗懼禍分袂

第十二回

篤朋情世宗贈衣

嚴國法鄭恩驗面

德

第十三回

柴世宗過量生災

鄭子明擅權發貨

第十四回

為資財兄弟絕義

因口腹兒女全生

第十五回

孟家庄勇士降妖

首陽山征人失路

山

第十六回

史魁送柬識真主

太祖宿廟遇邪魃

第十七回

褚元師求丹療病

陳搏祖棋較輸贏

第十八回

賣華山千秋畱跡

送京娘萬世英名

河

第十九回

太祖正色拒非辯

京娘陰送酬大德

第二十回

真命主戲醫痲子

宋金清驕設搯臺

第二十一回

馬長老雙定奇謀

宋太祖連誅賊寇

壯

第二十二回

柴世宗窮途乞市

郭彥威剖志興王

第二十三回

太祖嗜桃降舅母

杜公抹殺逢外甥

第二十四回

赤鬚龍義靖村坊

母夜叉計和甥舅

帝

第二十五回

杜二公納諫歸正

真命主違數罹災

第二十六回

五索州英雄復會

興隆庄兄弟重逢

第二十七回

鄭恩遺像鎮材坊

太祖同心除妖魅

居

第二十八回

鄭恩無心擒獵鳥

天祿有意擒龍駒

第二十九回

平陽鎮二打韓通

七聖廟一番伏狀

第三十回



世宗薦明資韓幄

史魁被譖陷身家

太

第三十一回

郭彥威禪郡興兵

高懷德滑州鏖戰

第三十二回

高行周夜觀星象

蘇逢吉聳駕喪軍

第三十三回

李太后巡覓儲君

郭元帥襲位大統

平

飛龍全傳 第三十四回

王子讓辭官養母

宋太祖避暑啖瓜

第三十五回

宋太祖卜魚繼子

韓素梅守志逢夫

第三十六回

再卜魚計賺天祿

三折銼義服韓通

無

第三十七回

木鈴關盟友談心

監軍府元帥陪禮

第三十八回

龍虎聚禪州結義

風雲會山舍求賢

第三十九回

太祖射龍解水厄

鄭恩問路受人欺

以

第四十回

鄭子明惱打園公

陶三春揮拳服漢

第四十一回

苗訓斷數決魚龍

太祖憐才作媒妁

第四十二回

世宗進位續東宮

太祖無罪縛金鑾

報

第四十三回

苗訓決算服世宗

王朴陳詞保太祖

第四十四回

宋太祖帶罪提兵

杜二公挈眾歸欵

第四十五回

杜二公納婿應運

高行周遣子歸鄉

願

第四十六回

高行周劓頸報國

宋太祖克敵班師

第四十七回

劉崇兵困潞州城

懷德勇敢先鋒印

第四十八回

高懷德智取天井

宋太祖力戰高平

上

第四十九回

丁貴力戰高懷德

單珪計困宋太祖

第五十回

單珪覆沒蛇盤谷

高將被困鐵籠原

第五十一回

馮益鼓兵救高將

楊業決水滄周師

萬

第五十二回

真命主爵受王位

假响馬路陞新

第五十三回

陶三春職兼內外

張藏英策靖邊隅

第五十四回

王景分兵襲馬嶺

向訓建策取鳳州

年

第五十五回

課武功男女較射

販馬計大開金陵

第五十六回

楊仙人土遁救主 文長老金鏡傷人

第五十七回

鄭子明斬將奪關 高懷亮貪功殞命

書

第五十八回

韓令坤擒副孟俊 李重進結好承德

第五十九回

劉仁贍全節完名 南唐主臣服納貢

第六十回

絕聲色忠諫滅寵 應天人承歸正統

飛龍傳目錄終

飛龍全傳 目錄



高隱華山久絕羣  
 却因真至暫殷勤  
 石枰手載留遺跡  
 一枕從教卧白雲

陳搏



屬向盡埃後華五  
前知端賴察陰陽  
功來拂袖胸山在子  
載徒令挹景光

苗光義



五 朕 賢 明 策 一 君 因  
 親 繼 統 攄 諧 紛 盛 和  
 十 載 焦 勞 日 黜 檢 高  
 平 已 建 勛

周世宗





安邊一策見經綸  
連樂千辛更聿新  
學識侶君能有筭  
詎惟五代數賢臣

王朴



專城坐鎮有謀猷  
 天遣英雄佐郭周  
 奸佞已誅兄恨雪  
 風霜大義凜千秋

史彥超



死以唯君是丈夫如  
何三搏竟至輸者弱  
史傳有名姓者使將  
軍重交趾

韓通



攻城奪隘有奇謀  
赫々聲名震蜀州  
從此蚕林取歸版籍  
將軍功績更誰侔

王景



夾馬營中瑞氣呈陳  
 橋驛裏大功成一蓀  
 桿棒施神斧打就軍  
 州定太平

宋太祖



宋太祖

蕙心蘭質本葭莩邀  
 得天顏眷寵殊試問  
 桃園爭道日可知老  
 蚌出明珠

杜麗容



一遇英雄即託身當  
年膽識早殊倫固應  
邀得金輿寵那許青  
樓再效顰

韓素梅



龍行虎步美天姿滅  
漢驅遼振丕基盛德  
祇今遺憾處金滕數  
語不勝悲

宋太宗





性情鹵莽氣豪雄救  
 主頻立大功却嘆  
 瓜園諧伉儷一生低  
 首繡幃中

鄭恩



升龍全傳

五

莽漢從教厭老拳陶  
家女將孰爭先寧知  
邂逅成連理瓜圃翻  
為種玉田

陶三春



錦帶吳鉤出將家  
 不將裘馬閑豪華  
 早年結契逢真主  
 風虎雲龍自足誇

張光遠



真主追隨里巷中一  
 一時結契盡英雄固  
 應轉瞬風雲際翼  
 戴羣推不吝功

羅彥威



魯論半部足敵為史

冊煌々相業垂底事

一言偏悞主此中幽

隱更誰欺

趙普



滑州一戰雀兒驚  
 高氏英雄洵有名  
 幸得真龍相契合  
 從茲勛業邁韓彭

高法德



鐵龍原上早垂名許  
國無如弟与足功績  
未成先衰羊鶴原  
千古恨難平

高懷亮



退賊曾逢五索州盤  
蛇谷又建奇謀兩番  
救主誰能及史氏功  
勛百世留

史魁





貌如花命如紙羞從暴賊  
生甘為英雄死妾守義君  
成名九泉報德終含情吁  
嗟趙女何其貞

京孃



拋離金甲換袈裟  
往日功名鏡裏花  
剩有連珠餘技在  
計除草寇靖嵩華

曇雲和尚



託跡南唐隱大名飛  
騰妙術使人驚脫離  
龍虎還山海却乘清  
風返玉京

楊仙人



隆準王孫一脈延  
 典章文物尚留傳  
 誰言江左偏安小  
 好續唐家三百年

南唐主



嗟、節度智勇兼資孤  
城力守江左攸維盡忠  
所事抗節無虧前代罕  
比後世是師

劉仁瞻

飛龍傳

第一回

苗訓設相遇真龍

太祖遊春騎泥馬

詞曰

世事如棋從來興廢由天命。在他忠佞端的難  
微倖。○聖主垂裳勲業昭功令蒼生幸掃穢除  
氛纔把江山定。

右調點絳唇

話說從古以來國運遞更。皆有定數。治極則亂。亂極  
則治。一定之理也。天下自唐季以來。五代紛更。數十



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三君。僭竊相踵。戰爭不息。人民有倒懸之苦。將士多汗馬之勞。終于立國不長。究非真命之主。獨至大宋聖人。應運而興。御極以來。削平偽鎮。把錦綉江山。奠定十分安固。相傳三百年。鴻業歷國。恁般久長。這也因他神武不殺。仁義居心。所以如此。觀其伐南唐時。命曹彬云。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關。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只此數語。便如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矣。然此仁心義聞。雖三尺童子亦知其為堯舜之君也。不必煩言多贅。只就他未登九五之時。把那三打韓通。禪州結義。這許

多事跡。表白出來。可以使聞者驚心。觀者吐舌。方知英雄舉動。迥異庸愚。畢竟有掀天拔地之形。攬海翻江之勢。正如暗中指使。冥裏施為。誠有不期然而然者。有詩為証。

龍虎行藏自不同。

輝煌事業有奇踪。

時君若肯行仁政。

真主如何降九重。

話說後漢高祖皇帝劉智遠。晏駕之後。太子承祐登基。廟號隱帝。為人懦弱有餘。剛斷不足。即位以來。雖不能海晏河清。卻也算得烽煙消熄。承平日久。世道粗寧。這時有一位先生。姓苗名訓。字光義。能知過去

未來善曉天文地理。他奉了師父陳搏老祖之命。下山來扮做相士模樣。遍遊天下。尋訪真主。那時正在東京汴梁城中。開着相館。每日間哄動那些爭名奪利的人都來論相。真個捱擠不開。十分鬧熱。一日清晨。光義起來開館。掛了那個鱗魚龍。定優劣的招牌。垂簾灑掃已畢。正在閑坐。只見一位青年公子。獨自信步進來。光義抬頭一看。暗暗吃驚。連連點頭。怎見得那人的好相。只見

堯舜舜目。禹背湯腰。兩耳垂肩。稜角分明。徵厚福。雙手過膝。指揮開拓。掌威權。面如重棗。發光

芒。地朝天挺。身似泰山。敦厚重。虎步龍行。異相

非常。雖道潛龍勿用。飛騰有待。足知垂拱乎章。

漫誇關土紫微星。敢比開疆赤帝子。

這人非別。就是那個開三百年基業的領袖。傳十八代子孫的班頭。姓趙名匡。亂表字元朗。世本涿郡人。氏。父親趙宏殷。現爲殿前都指揮之職。母親杜氏。夫人。原來趙宏殷所生三子一女。長匡亂。次匡義。三光美。四玉容小姐。這匡亂之生。因後唐明宗皇帝登極之年。每夜在于宮中焚香祝天道。某乃無福。因世大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之主。那玉帝感

他立念真誠。爲君仁愛。卽命赤鬚火龍。下降人間。統系治世。生于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因此父母稱他爲香孩兒。後因石敬瑭拜認契丹爲父。借兵篡唐。趙宏殷挈家避亂。于路肩挑二子。遇一異人。指說道。此担中乃二天子也。世上說道无天子。今日天子一担挑。因住居于汴梁城雙龍巷內。至後漢立朝。宏殷方才出仕。此時匡胤正當年交一十八歲。生得容貌雄偉。器度豁達。更兼精通武藝。膂力過人。娶妻竇氏金蟬。十分賢淑。那匡胤生性豪俠。又與本郡張光遠。羅彥威二人結爲生死之交。每

日在汴梁城中。生非闖事。喜打不平。這日清晨。早起无事。出外閑遊。打從相館門首經過。舉步進門。意欲推相。卻值苗光義閑坐在此。抬頭一見。不覺驚喜道。此人便是帝王之相。吾昨日排下<sub>一</sub>卦。應在今日清晨。有真主臨門。不想果應其兆。立起身來。往外一張。四顧無人。回身卽望匡胤。納頭便拜。口稱萬歲。小道苗光義接駕有遲。望乞恕罪。匡胤一聞此言。不覺大驚道。你這潑道。想是瘋顛的麼。怎的發這胡言亂語。是何道理。光義道。小道並不瘋顛。因見天下洶洶。无真主當今後帝。亦非命世之姿。特奉師命下山。尋



升龍全傳  
訪帝星今幸得遇事非偶然。主公實爲應運興隆之主。不數年間。管取身登九五。請主公勿疑。匡胤聽了這一席言語。越然發怒道。吾把你這瘋顛的潑道。這里什麼去處。你敢信口胡言。入人道你陰陽有准。禍福無差。據我看來。原來你是捏造妖言。誣民惑衆。情殊可恨。理實難容。一面說着。一面立起身來。揮袖撩衣。舉手便打。只聽得。

劈拍連聲。噤喇遍室。劈拍連聲。椅櫈卓檯敲折。腳。噤喇遍室。琴棋書畫打成堆。爐蓋簾瓶。那管他占玩時新。着手處西歪東倒。紙墨筆硯。憑着

你金鑲玉砌。順性時流水落花。正是。一時舉手不容情。憑你神仙也退避。

匡胤一時怒起。把相館中的什物等件。儘都打番。零星滿地。那苗光義見他勢頭兇猛。一時遮攔不及。只得往後退避。此時過往之人。漸漸多了。見是趙舍人。在此廝鬧。又且不知他的緣故。誰敢上前相勸一聲。只好遠遠的立着觀望。正在喧攘之際。只見人叢裏走出兩個豪華公子。進來扶住了匡胤。說道大哥。爲着何事。便這等喧鬧。匡胤回頭看時。乃是張光遠羅彥威二人。便道二位賢弟不必相勸。我還須打這潑

道。二人道。大哥不可造次。有話可與小弟們說知。我等好與你和解。匡胤悄悄的說道。我來叫他相面。誰知他一見愚兄。便稱什麼萬歲。這里輦轂之下。豈可容他胡言亂語。倘被別人聽着。叫愚兄怎的抵當。張光遠道。大哥你也是猷的。量這個瘋顛的道人。話來無憑無據。由他胡亂自有凶人來驅除他的。你何必發怒。與他一般見識。羅彥威道。目今世上的醫卜星相。都是端靠這些浮詞混話。奉承得心窩兒十分歡喜。便好資財入手。滿利肥身。這是騙人的迷局。都是如此。你我不入他的局騙。也就罷了。鬧他則甚。俺弟

兄閑在這里。且往別處去消遣片時。倒是賞心樂事。何必在此攘這空氣。說罷兩個拉了匡胤的手。往外便走。那苗光義見匡胤去了。即忙出來。走至街坊。又叫道。三位且畱貴步。我小道還有幾句言語奉囑。幸垂清聽。遂說道。

此去休要入廟堂。一時戲耍見災殃。

今年運限逢驛馬。只為單騎離故鄉。

匡胤道。二位賢弟。你可聽他口中。還在那里胡講。二人道。大哥我們只管走罷了。聽他則甚。那苗光義想道。我周遊天下。遍訪真主。不道在汴梁遇着。但如今

尚非其時。待我再用些工夫。前去訪尋好漢。使他待時而動。輔佐興王。成就這萬世不拔之基。得見淳古太平之象。一則完了我奉師命下山的本願。二則可使那百姓們。早早享些福澤。免了干戈鋒鏑之災。主意已定。即便收了相館。整備雲遊。按下不題。單說匡胤等弟兄三人。緩步前行。觀看景致。此時正當清明時候。一路來。但見。

柳綠桃紅。其映春光。明燭青塵紫陌。誰聞禁火空齋。木淡處。杏花邨裏。何須更指牧童市集中。煙柳皇都。那得趨陪歡。伯開熱街心。雖常接紙。

灰飛蝴蝶。朔南墓道。卻連聞淚血染杜鵑。這是可愛一年寒食節。無花無酒步芳場。

當時弟兄三人。隨步閑遊。觀玩景致。固是賞心樂意。娛目舒懷。十分讚嘆。正走之間。只見前面一座古廟。殿宇巍峩。甚是清靜。耳邊又聞鐘鼓之聲。張光遠叫道。大哥。你聽那廟裏鐘鳴鼓响。必是在那里建些道場。俺們何不進去。隨喜片時。羅彥威道。說得有理。我們走得煩了。且進去歇歇腳兒。吃盃茶解渴解渴。也是好的。三人舉步進了廟門。把眼一張。乃是一座城隍廟。真是破壞不堪。人煙杳絕。那里見什麼功德道。

場。匡胤道：三位賢弟，這座乃是枯廟，你看人影全無，那裏有什麼功德。我們進來做甚。羅彥威道：這又奇了。方才我們在外，明明聽得鐘鼓之聲，怎麼進了廟門，一時鐘也不鳴，鼓也不响，連人影兒都一個也沒有。這青天白日，卻不作怪麼。張光遠道：是了。常言道：鬼打鼓，難道不會撞鐘。方才想是那些小鬼兒在此打沛作樂，遇着我們進來，他便迴避了，所以不响。也未可知。匡胤拍手大笑道：張賢弟，向來耑會說那趣話兒的。你們猜的都也不是。俺常聽見老人家說：鼓不打自响，鐘不撞自鳴，定有真命天子。在此經過。今日

這裏，只有你我三人，敢是誰有皇帝的福分不成。張光遠道：這等說來，大哥必定是個真命天子。匡胤道：何以見得。張光遠道：適纔那個相士說的大哥有天子的福分。小弟想來，一定無疑。若是大哥做了皇帝，不要忘了。我們患難的兄弟，千萬挈帶，做個王子要耍，也見得大哥面上的光彩。匡胤道：兄弟，你怎麼同着那相士一般兒胡講起來。這皇帝兩字，非同小可。焉能輪得着我。你們休得胡言。不思忌諱。羅彥威道：雖然如此，卻也論不定的。常言說得好：道是皇帝輪流轉，今年到我家，自從盤古到今，何曾見這皇帝是

一家做的。張光遠接口道：「真是定不得的。卽如當今朝代。去世的皇帝。他是養馬的火頭軍出身。怎麼後來立了許多事業。建了許多功蹟。一朝發跡。便做起皇帝來。又道寒門產貴子。白戶出公卿。況大哥名門貴族。那里定得匡胤道果有此事麼？」羅彥威道：「那個說謊。我們也不須閑論。今日趁着無事。這真皇帝雖還未做。且粧個假皇帝試試。粧得像的。便算真命。張光遠道：「說得是。我們竟是輪流粧起便了。」匡胤見他說得高興。也便歡喜道：「既是如此。你我也不必相讓。這裡有一匹泥馬在此。我們輪流騎坐。看是那個騎

在馬上。會行動得幾步的。纔算得真主無疑。」二人道：「大哥所見甚當。正是。」

沿江撒下鈎和線。

從中鈎出是非來。

當下匡胤說道：「我們先從幼的騎起。竟是羅兄弟先騎。次後張兄弟。末後便是愚兄。羅彥威聽言。不勝歡喜。口中說了一聲領命。卽便拾了一根樹枝兒。走將過去。捲袖撩衣。奮身上馬。叫一聲二位兄長。小弟占先有罪了。卽忙舉起樹枝兒。把那泥馬的後股上。盡力一鞭。喝聲快走。那馬那里得動。彥威連打几下。依然不動。心下十分焦躁。一時臉漲通紅。卽便罵道：「囊

刀子的瘟畜生。我皇帝騎在你身上。也該走動走動。怎麼的。只是呆呆地立着。便把兩隻腳。在馬肚子上亂踢。只磕得那泥屑傾落下來。莫想分毫移動。張光遠在旁大笑道。兄弟。你没福做皇帝。也就罷了。怎的狠命兒。把馬亂踢。強要他走。須待我來。騎個模樣兒。與你瞧瞧。彥威自覺無趣。只得走了下來。張光遠上前用手。扳住了馬脖子。竄將上去。把馬屁股上拍了兩掌。那馬安然不動。心下也是懊惱起來。猶恐他二人笑話。只得把兩隻腳夾住不放。思量要他移動。誰知夾了半日。竟不相干。使着性子。也就跳了下來。彥

威笑道。你怎的不叫他行動一遭。也如我一般的空坐一回。沒情沒緒。像甚模樣。光遠道。俺與你弟兄兩個。都沒有皇帝的福分。讓與大哥做了罷。匡胤道。二位賢弟。都已騎過。如今待愚兄上去試試。說罷。舉一步上前。把馬細看一遍。喝采道。果然好一匹。赤兔龍駒。只是少了一口氣。遂左手搭着馬綜。右手按着馬鞍。將要上馬。先是暗暗的祝道。蒼天在上。弟子趙匡胤。日後若果有天子之分。此馬騎上就行。若無天子之分。此馬端然不動。祝畢。早已驚動了廟內神明。那城隍土地。聽知匡胤要騎泥馬。都在兩傍伺候。看見

匡亂上了馬。卽忙令四個小鬼扛抬馬脚。一對判官  
扯拽繩繩。城隍上前墜蹬。土地隨後加鞭。暗里施展  
卻好匡亂把樹枝兒打了三鞭。只見前後綜尾有些  
搖動。羅彥威拍手大笑道。原是大哥有福。你看那馬  
動起來了。匡亂也是歡喜道。二位賢弟。這馬略略的  
搖動些兒。何足爲奇。待愚兄索性叫他走上幾步。與  
你們看看。覺得有興。遂又加上三鞭。那馬就騰挪起  
來。駝了匡亂出了廟門。往街上亂跑。那汴梁城內的  
百姓。倏忽間看見匡亂騎了泥馬奔馳。各各驚疑不  
止。都是三個一塊。四個一堆。唧唧噥噥的說道。青天

白日。怎麼出了這一個妖怪。把泥馬都騎了出來。真  
個從來未見。亘古奇聞。一個道。不知那家的小娃子。  
這等頑皮。若使官府知道了。不當穩便。只怕還要帶  
累他的父母受累哩。一個認得的道。列位不必胡猜  
亂講。也不消與他担這驚憂。這個孩子。也不是個沒  
根基的。他父親乃是趙洪殷老爺。現做着御前都指  
揮之職。他恃着父親的官勢。憑你風火都不怕的。你  
們指說他則甚。內中就有幾個遊手好閑的人。聽了  
這番言語。卽便一齊擠在馬後。胡抄亂鬧。做勢聲張。  
光遠見勢頭不好。忙上前道。大哥。不要作耍了。你看

衆人這般聲勢。大是不便。倘若弄出事來。如何抵當。你快些交還了馬。我們二人先回。在家等候。匡胤道。賢弟言之有理。你們先回。俺卽就來。光遠二人竟自去了。匡胤遂把泥馬加上數鞭。那馬四蹄一縱。一個轡頭返身復跑到廟內。歸于原所。匡胤下馬看時。只見泥馬身上。汗如雨點。淋漓不止。心內甚覺希奇。卽時轉身離廟。回到府中。不題。卻說那些看的人民。紛紛議論。只說個不了。一傳十。十傳百。正是。

好是不出門。

奇事傳千里。

這件事傳到了五城兵馬司的耳邊。十分驚駭。說道。怎的趙洪般家。教不嚴。縱子爲非。作此怪異。不經之事。妖言惑衆。論例該斬。況此事係衆目所睹。豈同小事。可。我爲巡城之職。理宜奏聞。若爲朋友之情。匿而不奏。這知情不舉的罪名。亦所不免。我寧可得罪于友。不可得罪于君。遂卽合齊同等官僚。議成本章。單候明日五更。面奏其事。只因這一奏。有分教。督藩堂上新添了龍潛鳳逸的配軍。衙門中得遇那軟玉溫香的知己。正是。

人間禍福惟天判。

暗里排爲不自由。

畢竟漢主聽奏。怎生發落。且看可回分解。



馬。非異也。泥馬為異耳。泥馬非異也。騎泥馬之為異耳。然其騎也。究何足異。所異者在張羅二人騎之。之為異耳。在張羅亦未足為異。在匡亂騎之。斯直為異矣。夫匡亂之騎。何異乎。方其聞相士之言。勃然呵責。而繼之以毆。聞及其聆金蘭之語。欣然乘坐。而乃至馳驅。夫不欲忽聞如是之言。必其不肯暫為如是之事。何以樂為如是之事之人。即其出于怒。聞如是之事之人哉。則其初終頓易。前後改觀。以云異也。斯亦甚矣。然而異則異矣。厥後所以償其異者。亦覺減光

削色。大失威儀。傳曰。一言債事。可不懼哉。

聿稽宋祚。泥馬興隆。創業之君。游衍載道。中興之主。避狄憑河。一開汴國。一守臨安。前後遙觀。天然妙趣。

寫苗光義下山。照應分明起結。原法也。且為東西照應。分明起結。

飛龍傳

第二回



配大名竇公欵洽

遊衍院韓妓殷勤

詞曰

恩讎配他鄉。斜倚征鞍。心拆花謝水流。無歌幸  
有章臺接。○可人何必贅清吟。只要情相合。萍  
踪遇此緣。回首天涯欲別。

右調好事近

話說巡城兵馬司聞了。匡胤戲騎泥馬之事。一時不  
敢隱瞞。遂卽連夜修成本章。至次日清晨。隱帝設坐。

早朝。但見

畫鼓聲連玉磬。金鐘款撞幽鳴。靜鞭三下報金  
鑾。文武一齊上殿。個個揚塵舞蹈。君王免禮傳  
宣。從來上古到如今。每日清晨朝典。

文武既集。有當駕官傳宣。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  
捲簾退班。道言未了。只見左班中閃出一官。俯伏金  
階。口稱萬歲。臣御史周凱有事。竢奏。隱帝道。卿有何  
事。可即奏來。周凱道。臣有本章。上達天聽。遂將本呈  
上。當殿官接本。展開龍案之上。隱帝舉目觀看。上寫  
道。

臣聞聖人不語怪。國家有常經。語怪則民志易  
淆。經正則民心不亂。一其章程。嚴其典則。非矯  
制也。蓋所以檢束乎民心。而安定夫民志者也。  
伏見都指揮趙洪殷之子。匡胤。年已及壯。習尚  
末端。昨于通衢道上。有戲騎泥馬一事。臣竊謂  
事雖弄假。勢必成真。况乎一人倡亂。眾其和之。  
積而久焉。其禍曷可勝言。將見安者不安。而定  
者無定矣。臣職守司城。分當巡視。覩此怪異。不  
經之事。理合奏明。伏惟陛下。乾剛獨斷。握法公  
行。勘決怪亂之一人。以警後來之妄舉。則庶乎

民志得安。民心克定。而一道同風之盛。復見于今矣。臣不勝激切上奏。

隱帝看罷。便問兩班文武道。據周凱所奏。趙洪殷之子。趙匡胤。戲騎泥馬。惑亂人心。卿等公議。該問何罪。眾臣奏道。臣等愚昧。不敢定奪。但以妖言惑眾而論。依律該問典刑。伏惟陛下聖裁。隱帝聽奏。想了一回。道。論例雖該典刑。姑念功臣之子。宥重擬輕。只問以不合一時行戲。致犯王章。該發大名府充軍三年。趙洪殷治家不嚴。罰俸一載。欽此。准行。洪殷聽了。此言大驚不迭。隨即請罪謝恩。當時朝罷回家。獨坐廳上。

怒氣無伸。猶如青天裏降下霹靂一般。十分暴怒。道。氣殺吾也。快把香孩兒拿來。回身走至夫人房中。罵道。都是你這老不賢。養這禍根。終日縱他性子。任他東闖西走。惹禍遭非。如今弄出事來了。夫人道。相公爲着何事。這等大怒。嗔怪妾身。趙洪殷便把這事情細細說了一遍。道。似這樣的畜生。玷辱門風。要他何用。快叫這畜生出來。待我一頓板子打死了。免得日后再累我費氣。夫人聽罷。雙目淚流。上前相勸。洪殷道。你也不必煩惱。這都是畜生自作自受。該處折磨。如今我也不管。任他歷些艱難。吃些苦楚。只算得磨。

磨性子。也是好的。夫人道。但孩兒從小姣養慣的。那  
里受得這般苦楚。相公若不區處。叫妾身怎的放心  
得下說罷。又是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那趙洪殷聽  
了。不覺情關天性。勢迫恩勤。觀此光景。未免動了不  
忍之心。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我也別無區處。但你  
既是放心不下。那大名府的總兵。是我年姪。待我與  
他一封書。叫他在那里。照管一二。庶幾無事。只是好  
了這畜生。不知甘苦。那夫人聽了此言。方纔住哭。遂  
叫安童。把大爺請出來。安童答應去不多時。匡亂已  
至廳上。見禮了父母。侍立在旁。趙洪殷道。你這不成

器的畜生。幹得好事。匡亂道。孩兒不曾幹什麼事。洪  
殷喝道。你還要嘴強。你在城隍廟。騎得好泥馬。放得  
好轡頭。如今被巡城御史。面奏朝廷。將你問斬。幸虧  
聖上寬宥。赦了死罪。只發配大名府。充軍三年。又累  
我罰俸一載。你這畜生。闖出這樣禍來。還說不曾幹  
麼。匡亂聽了此言。只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煙騰。叫聲  
無道昏君。我又不謀反叛逆。又不作歹為非。怎麼把  
我充軍起來。我斷斷不去。怕他怎的。洪殷喝住道。畜  
生。還要口硬。這是法度當然。誰敢違拗。你豈不知王  
子犯法。與民同罪。你自己犯了法。怎麼罵起聖上來。

況且朝廷赦重擬輕。乃是十分的恩典。死中得活。法外施仁。你還不知感激。反在此狂悖麼。快些收拾起行。不許担擱。那大名府的總兵。是我年姪。你去自然照顧你的。正說之間。家將進來稟道。有本府起了批文。發撥兩名長解。已在外廳伺候公子起行。老爺作速發付。洪殷遂命收拾起身。登時修下了書札。把行李包裹停當。差了兩個管家。跟隨伏侍。匡胤無可奈何。只得上前拜辭了父母。并兄弟。又別了妻子。那老夫人分付道。我兒。你此去路上。凡事要小心謹慎。不可如在家一般。由着自己性子。須要斂迹。方便我在

家安心無慮。匡胤道。母親不必憂心。孩兒因一時戲耍。造此事端。致累二親驚恐。不肖之罪。萬分莫贖。又蒙母親分付。孩兒安敢不依。說罷彼此俱各下淚。正是

世上萬般悲苦事

無過死別與生離

當下匡胤別了父母。帶了二名管家。含淚出門。和着解差上路。五口兒一齊行走。正出城來。遠遠的望見張光遠。羅彥威二人在那裏伺候。匡胤走近前去見了禮道。二位賢弟。在此何幹。張光遠道。聞得大哥遭此恩譴。小弟不勝抱憾。因思此事原係俺弟兄三人

同做美出事來。單教大哥一人前去受苦。小弟等無法可施。只得薄治一小東兒。借前面酒店內。餞行三盃。以壯行色。匡亂道。這是愚兄的月令低微。與二位賢弟何干。既蒙過費。當得領情。遂卽同至酒店中來。管家在外等候。單和解差。一共兒五口坐下。酒保拿上酒來。復又排齊了幾品餚饌。彼此交酬。觥錯了一會。光遠開言說道。小弟有一言奉告。今日兄長不幸遭配大名。第一切須戒性。那里不比得沐梁有人接應。須當萬般收斂。少要生非爲囑。匡亂笑道。兄弟。你怎麼這般胆怯。男兒志在四方。那里分得彼此。我此

去無事。則休。倘若有人犯我。管教他。一家兒頭腦都痛。方顯得大丈夫的行踪。不似那怕事的懦夫俗子。守株待兔。說罷。就要拜別。張羅二人不好相留。只得把匡亂等三人送出酒店道。大哥前途保重。匡亂道。不必二位囑咐。兩邊竟拱手而別。有詩爲証。

茅舍談心共訴衷

臨岐分袂各西東

知君此去行燕事

盡在殷勤數語中

不說張羅二人歸家。單說匡亂出了酒店。帶了管家。和着解差五人。望天雄大道而來。一路上免不得饑餐渴飲。夜宿曉行。行走之間。不覺早到了大名府。尋

升前全傳  
下客店安歇。至次日清晨，匡胤先差兩個管家到那帥府投書。原來那威鎮大名府的總兵官姓竇名溶，乃是趙洪殷的年姪。他這日正在私衙閑坐，忽接着趙府的家書，折開看了一遍，心下躊躇道：「我聞得趙匡胤平生好生禍事，今日犯了罪，充軍到我這裏，怎的待他方好？論起充軍規例，必須使他賤役，庶于國法無虧。若論年家情誼，又屬不雅。這便怎處思想？」一回，忽然道：「也罷！我如今只得要薄于國法，厚于私情，必須以禮貌相接，豈可泛同常例而行？既於國法盡其虛名，又於年伯托望之情，完其實效。此一舉兩

全之美也。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即便寫了一個請帖，差人同着管家往下處去，通了致意，把匡胤請到府中。兩下各見了禮，略敘了幾句寒溫。竇溶即命排設筵席，款待接風。遂又揀了一所清淨的公館，與匡胤住下。仍令帶來的兩個管家隨居伏侍。復又撥了四名兵丁，輪流伺候。竇溶分置已畢，然後至次日清晨，批迴文書，打發差人回沐梁去。這正是

本為支配

反作親臨

竇公行義

只體尺音

匡胤住下公館，甚自相稱。每日供給，俱在帥府支應。



升龍全傳  
又承那寶浴款待豐美。或時小酌。或日開宴。極其恭敬。比那曹操待關公的時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錠金。下馬一錠銀。美女伏侍。高爵榮身。其敬愛之情。也不過如是。倒是倒把那個欽定的配軍。竟儼然做了親臨上司的一般無二。匡胤心中也覺十分感激。自此以後。寂然無事。過了些時。正值隆冬天氣。匡胤心悶無聊。叫過兵丁問道。你們這裏有什麼的好去處。可以遊玩得麼。那兵丁道。我們這裏勝地雖多。到了此時。便覺一無趣致。惟前面有個衍衍。內有一個婦人。姓韓名素梅。生得窈窕超羣。手韻異常。他

身雖落在煙塵。性格與衆不同。憑你公子王孫。不肯輕見。他素來立志。若遇英雄豪傑。求見于他。纔肯相交結納。因此鴉兒也無可奈何。只得由他主意。我這里大名府衍衍中。也算得他。是個有識有守的妓女了。公子既然悶坐無聊。何不到那里走走。或者得能相見。亦未可知。匡胤聽言大喜。道。既有這個所在。不免去會會何妨。你可引我前去。就命管家看守書房。帶了兩個兵丁。步出門來。上了長街。穿過小巷。望前隨路而行。看看已到了院子門首。早見立着那個鴉兒。兵丁上前說了。就裏鴉兒慌忙接進。中堂客位坐

下。就有了鬢獻茶。彼此談論了幾句。復着了鬢。報知素梅。說着東京趙公子聞名相訪。那了鬢去不多時。只見內邊走出一個美人來。匡胤舉眼看時。真個好位。風流標致的女子。輕盈窈窕的佳人。但見

體態姣柔。丰姿妖媚。不施脂粉。天然美貌。花容無假。裝修允矣。輕楊弱柳。看似遠山翠黛。眼如秋水凝波。半啓朱唇。皓齒誠堪羞白玉。時翹杏臉。金薇相襯。激烏雲櫻桃。口竹韻絲音。玉手纖纖。春筍燕尾體。鳳翽鴛佇。金蓮娜娜。秋菱正如月女降人間。好似天仙臨凡世。

匡胤看了一遍。心下暗暗稱贊。只見那美人輕啓朱唇。款施鶯語。低聲說道。適聞待兒相報。貴客臨門。敢問果係仙鄉何處。上姓尊名。願乞明示。匡胤笑容可掬。從容答道。俺乃東京汴梁城都指揮趙老爺的大公子。名叫匡胤。打飛拳的太歲。治好漢的都頭。就是在下。聞知美人芳名冠郡。賢德超凡。因此特來相訪。今蒙不拒。幸甚幸甚。素梅聞言。心中暗喜。即便倒身下拜。道。久聞公子英名。如雷灌耳。今日得見。尊顏賤妾韓素梅。三生之幸也。匡胤慌忙扶起。道。美人何故行此重禮。素梅起來。重新見禮。彼此坐下。各飲了香

名。卽命擺酒對飲。兩下談心。俱各歡好。飲穀多時。徹  
席重談。素梅道。公子今旣光臨。若不嫌褻瀆。願屈一  
宿。以挹高風。不知尊意如何。匡胤道。美人有意。我豈  
無情。旣蒙雅愛。感佩不淺。遂分付兩個兵丁道。你等  
先回。我今晚在此盤桓一宵。明日早來伺候。兵丁道。  
公子在此。過宿無妨。只不要闖禍生非。怕總帥老爺  
得知。叫小的帶累受苦。匡胤道。俺是知道。你等放心  
回去。不必多言。兵丁無奈。只得回去。匡胤是夕。遂與  
素梅曲盡歡娛。極其綢繆。真個說不盡萬種恩情。描  
不出千般美景。人間之樂。無過于此矣。次日起來。梳

洗已畢。素梅卽叫了鬢擺上酒來。兩人正待對飲。只  
見了鬢跑進房來。報道姑娘不好了。那二爺又來了。  
素梅聞言。只嚇得面如土色。舉手無措。匡胤見此形  
景。心下疑惑。問道。那個二爺。是何等樣人。他來作何  
勾當。美人聽了。便是這等害怕。素梅道。公子有所不  
知。這人姓韓。名通。乃是這里大名府的第一個惡棍。  
自恃力大無窮。精通拳棒。成羣結黨。打遍大名府。並  
無敵手。因此人人聞名害怕。見影心寒。取他一個大  
名。叫做韓二虎。真正兇惡異常。橫行無比。就是我們  
衙衙中若或稍慢了他。輕則打罵。重則破家。怎奈賤

妾乎素不輕見人。以此無奈我何。今日又來混賬。若見與公子同坐在此。彼必無狀。因此心中甚覺張皇。匡胤聽了這番言語。心窩裏頓起無明。不覺大叫道：「反了反了。氣殺吾也。怎麼的一個韓二狗。便裝點得這般利害。豈不知俺趙匡胤是個打光棍的行手。憑你什麼三頭六臂。伏虎降龍的手段。若遇了俺時。須叫他走了進來。扒了出去。美人你只管放心。莫要害怕。頃刻間叫了鬢把桌子搬去。又將那什物家伙盡行收拾過了。單剩下兩張交椅。與着素梅並肩坐下。只聽得外面一片聲叫喊進來。道：「你們這些小賤婢。」

都躲往那里去了。怎的一個也不來。迎接我二爺。素梅聽了。抖衣占驚立起身來。往內要走。匡胤一把扯住。道：「美人不要怕他。有我在此。說話之間。只見一個大漢走進房來。匡胤抬頭看時。果然好一條漢子。但見身長一丈。膀闊三停。相貌堂堂。威風凜凜。滿臉殺氣。舉步進房。見了匡胤。與素梅坐着。佯佯不採。即時心中大怒。開言罵道：「小淫婦。你往常自恃姿容。多端做作。不肯接陪我二爺。只道你守節到底。甘處空房。怎麼改變初心。與那野鳥厮纏。你就倚仗了孤老的勢力。不來迎接我麼。素梅未及回言。早被匡胤大喝。」

一聲道死囚你家的祖宗老爺在此。如何這等大呼小叫。韓通聽言。豎目皺眉道。你是那里來的囚徒。這等可惡。可通個名來。待俺好動手。匡胤笑道。原來你也不知俺若說出大名來。你莫要跑了去。我乃東京汴國夷梁指揮老爺的公子。趙匡胤便是。韓通聽罷。便喝道。趙匡胤。你口中乳臭未退。頭上胎髮猶存。有多大本領。敢來俺大名府中納命。不要走。吃我一拳。說未了。早望匡胤劈面打來。只因這一番爭鬪。有分教。開疆帝主顯八面威風。興國臣僚讓一籌銳氣。正是。

疆場未建山河策

妓院先展龍虎爭

不知匡胤怎的招架。且看下回便知。

隱帝云。功臣之子數語。正爲下文趙洪殷諫阻。被責作反引。乃是欲抑先揚之法。

歷敘管家二人。非是欲寫閑文。故疏正意。蓋爲歸時作章法也。如水滸傳連寫王進母子二人。是也。今觀原本。隨意鋪排。毫無關鍵。縱使極力張皇。恐失史家筆墨。

赤帝與基。受盡范增奸陷。紫微御世。險遭李密囹圄。匡胤以戲玩之事。身遭刺配。殆所謂天降

升龍全傳  
太任必先挫折乃爾耶。而其王者不死氣象。良不誣也。

法者天下之公也。情者一人之私也。盡法則不得徇情而廢法。用情則烏可顧法而拂情。此法與情從來所不容並立也。原夫匡亂之發配大名。乾斷公平。果已法外施仁。特開宏恕。而竇溶於此。當按律而行。盡例而處。始爲奉法。卽不然免其賤役。置諸閑散之地。亦爲法外施仁。以示用情之極矣。何至肆筵款洽。曲盡足恭。則是等國典于弁髦。視交情如膠漆。何以發號施令。赫

然立於人民之上哉。嗟乎。人情大抵然也。試看今之犯法入官。有錢者出罪寧家。無抄者嚴刑抵苦。此輩眼中何嘗見法。胸中豈是存公。保愛杳然。牧民安在。特是古之人。因勢而后用情。今之人。則恃勢而后用財。方且情之不顧。而况于法歟。

三打韓通。本係此書主腦。而第一打從大名敘出。且在院子中遇着。果已奇妙矣。而又夾着一韓素梅。就他身上描寫出來。更爲元微。且以後二打另換筆墨。此便是不犯文家雷同之弊。

匡亂進院，便有美人云云。韓通進內，便有賤婢云云。兩兩相觀，各係口角。

飛龍傳

第三回

趙匡胤一打韓通。

勾欄院獨坐龍椅。

詩曰

萍水相逢一巨豪。

任他槓化豈能逃。

心懷剔弊神堪接。

勿欲除奸氣自高。

國典滿期行色動。

村醪過量意情驕。

本來賦性應如此。

未濟何妨試一遭。

話說趙匡胤遊玩勾欄，遇着了韓通，彼此爭嚷幾句。那韓通大怒，舉手便打。匡胤見他勢頭來得兇猛，側



身閃過。復手也還一拳。韓通也便躲過。兩個登時交手。朴朴的一齊跳出房來。就在天井中間。各自丟開架子。拳手相交。一場好打。但見

一個是開朝真主。一個是興國元臣。一個是打遍汴京無敵手。一個是橫行大郡逞高強。這個要依六韜呂望安天下。那個要學三略黃公定太平。這個是金鷄獨立朝天蹬。那個是鷓子番身著地躡。這個是玉女穿梭。那個是黃龍背杖。好個拳棒雙全。韓二虎遇了膂力超羣。趙大郎看他虎鬪龍爭。顯出我強你弱。

當下二人各施本領。盡力相交。直打到難解難分之際。未分高下。畢竟匡胤是個真命帝主。到處便有神助。此時早已驚動了。隨駕的城隍土地。那城隍護住了匡胤。土地忙把那龍頭拐杖。望着韓通的腳上一拐。韓通就立身不住。匡胤見他有跌朴之意。就乘勢搶將進去。使一個披腳的勢子。把韓通一掃。撲的倒在地下。一把按住。提起拳頭。如雨點一般。將他上下盡情亂打。韓通在地大叫道。打得好。打得好。匡胤喝道。你這死囚。還是要死。還是要活。若要活時。叫我三聲。祖爺爺。還叫我素梅三聲。祖奶奶。我便饒你去活。若



是不叫。管取你立走黃泉。早早去見閻羅老子。韓通道紅臉的。你且莫要動手。我和你商量。俺們一般的都是江河上好漢。今日在你跟前輸了銳氣。也只是勝敗之常。若要在養漢婆娘面前陪口。叫我日后怎好見人。這是斷斷不能。匡胤聽說。把二目睜圓。喝聲道。韓通你不叫麼。又把拳頭照面上一頓的打。直打得韓通受痛不過。只得叫聲祖爺爺。我與你有甚冤仇。把我這等毒打。匡胤又喝道。你這不怕死的賊囚。怎麼只叫得我。快快叫了素梅。我便饒你的命。韓通無奈。只得叫一聲道。我的祖太太。我平日從不曾犯

你的戒。也算得成全你苦守清名。怎麼今日袖手傍觀。不則一聲。忒覺忍心害義。望你方便一聲。解勸解勸。正在這里哀告。只見府中來了兩個承值的。走將進來。一看見是韓通。便叫一聲。韓二虎。你終日倚着力氣。在大名府橫行走闖。自謂無敵。任你施爲。怎麼一般的。也有今日。遇着了這位義士。卻便輸了銳氣。你既是好漢。不該這等貪生怕死。就肯叫粉頭爲祖太太。可不羞死你。平日的英雄。往那里去了。說罷。又勸匡胤道。公子也不必再打了。想今日這頓拳頭。料已儘他受用。憑他有十分的本事。也不敢正眼厮覷。

飛龍全傳  
三  
還要打他則甚。匡胤聽說。把手一鬆。韓通便扒了起來。往外便走。匡胤叫道。韓通。你且聽着。我有話分付你。你今快快離了大名。速往別處存身便罷。倘若再在此開担擱。俺便早晚必來取你的狗命。決不再饒。韓通聽了。心下又羞又氣。暗暗想道。我一時造次。遭了這一場羞辱。如今欲要與他相對。料也難勝。況此地難以再住。不如且往別處安身立命。養成銳氣。報復此仇。也不爲遲。想定主意。卽時出了院子。離了大名。抱頭鼠竄的。望着平陽而去。這正是

一葉浮萍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

不說韓通逃往平陽。希圖後報。且說匡胤打走了韓通。重與素梅敘話。素梅見匡胤本事高強。十分豪俠。心下愈加歡喜。就有永結百年之意。匡胤知他意思。便與素梅締結借老之盟。成就交歡之禮。設筵款飲。談論怡然。時至初更。擁歸寢室。正是

未際風雲會。

先承雨露恩。

山盟從此定。

海誓不須更。

次日匡胤起身。作別了素梅。回至館驛。兩個管家接着道。公子你憂殺我們。聞得在院子內。打走了什麼韓通。恐怕竇老爺知道不便。況且地里生疎。人情不

熟。可不要暗里吃人。打算麼。幸虧了。那兩個承應的。昨日回來。出去打聽。聞他逃在別處去了。我等方才放心。今後萬望公子。休要出去惹禍。免得小人驚恐。匡亂喝道。干你甚事。你們動不動。只管有什麼驚恐。我公子。憑他有甚風火。總然不怕。須要拼他一拼。怎肯束手待斃。你們嚼嘴做甚。那兩個管家。就不敢言語。自此以後。匡亂時常到素梅那里來往。意合情濃。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撚指之間。二年有餘。日日在大名府。招災惹禍。任意橫行。虧殺了那個竇總兵。替他週全做主。故此無事。忽一日。竇溶坐在私衙心

中。想道。趙公子在此。二載有餘。惹下許多禍事。本帥担了多少干係。如今尚有半年。若待限滿回去。料他又耍招非。不如修書一封。給他一道批文。打發回去。一則地方得以安寧。二則完我這番情面。想定主意。遂分付旗牌。往館驛中請趙公子進來。不多一會。早見匡亂走進私衙。與竇溶見過了禮。分賓主坐下。用過香茗。竇溶開言說道。賢弟自從駕到敝府。倏忽之間。二載有餘。愚兄因簡命多繁。其於晉接。有失簡慢。叨在世誼。俱望包含。目下且喜限期將滿。意欲先請回府。免得老伯大人日夜憂思。在家懸望。不知尊意

以為何如。匡胤聽言。滿心歡喜道。小弟遭配。麾下。錯蒙雅愛。極承過費。實是難當。今既恩放。當于家君跟前。細述盛德。倘遇寸進。自必厚酬。竇溶連稱不敢。即時分付家人。泊酒。趁今日與趙公子餞行。家人即忙排了酒筵。竇溶便請匡胤入席。賓主二人。開懷對飲。酒過三巡。食過五味。匡胤即便辭席。竇溶不好強留。登時寫下一書。無非與趙指揮問安的意思。并匡胤限滿文憑。外贈路費銀四十兩。匡胤一一收明。當時拜謝辭別了竇溶。回至館驛中。收拾行裝。帶了兩個。晉家復至院子里。辭別素梅。那韓素梅聞知。匡胤限

滿回家。十分不捨。匡胤安慰道。美人不必掛懷。俺今回至汴梁。若遇便時。早晚決來取你。必不有忘。素梅哽咽不絕。擺酒送行。此時匡胤歸心如箭。略飲數盃。以領其情。彼此各致叮嚀。灑淚而別。離了大名。望夷梁古道而行。有詩為証。

征人登古道

心忙騎覺慢

懶觀青草景

山水稱雅好

野外草淒淒

意急步偏遲

愁見白雲抵

無心去品題

匡胤在路行程。朝行夜宿。不覺早至東京。進了汴梁。

飛龍全傳  
城滿心歡喜。來到十字路口。只見那些經商客旅。三教九流。見了匡胤。一個個面戰心驚。頭疼胆怯。有一人道。三年不見趙大舍。地方恁般無事。今日回來。只怕又要不寧了。又一個道。不然。常言說。士三日不見。當刮目相待。他出外多年。年紀也大了些。安知不學些禮數。習些規模。煥然改觀。一變至道。難道是個仍舊貫不成。又一個道。他雖然年紀大了。猶恐這副心腸。終究是不換的。豈不聞古語說的。道是江山可改。秉性難移。我們如今也不必管他。只消自己各奔前程。便沒事了。匡胤一路行來。聞了這些言語。心中只

是暗笑。正行之間。卻好又遇見了。張光遠。羅彥威二人。彼此大喜。各作了揖。問安幾句。羅彥威遂邀至酒樓接風。匡胤先發付兩個管家收拾了。行李回家。報知自己。卻藏好了書札批文。與張羅二人。傳盃遞盞。暢飲舒懷。正飲之間。匡胤又把在大名府。結納了韓素梅。打走了韓通。及竇溶相待之情。前前後後。許多事端。細細的說了一遍。二人也把別後之事。談了一番。二人俱各大悅。正是

酒逢知己千盃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三人輪盃把盞。吃了半日。俱有幾分酒意。匡胤執盃

說道二位賢弟。愚兄遭配了三年。不知近來朝廷的政治。何如國家的事情。怎樣想賢弟必知其詳。愚兄願聞一二。張光遠道。兄長不說便罷。若說起朝中之事。比前大不相同。近來南唐主。新進來一班女樂。共是一十八口。內中有兩個花魁。一名無價寶。一名掌上珠。果是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不料皇土受獻之後。迷亂荒淫。朝綱久廢。大興土木之工。創造一院。名爲御勾欄。外設園亭。內興樓閣。將這班女樂。居住在內。那皇上每日率領了文武勳臣。以及貴戚。到這院內。開長夜之飲。縱流連之歡。這些女樂。便扮演雜劇。歌

唱舞蹈。以此日費斗金。民窮財盡。雖有大臣上本諫阻。反致加罪。因此謗言日積。國勢日非。據小弟看將起來。這江山不久。必屬于他人。不知何人有福。受此社稷。羅彥威道。俺弟兄濶別了多時。今日歡聚在此。只顧飲酒罷了。這些閑話。提他則甚。若說江山誰得。只怕除了大哥。別人消受不起。說罷。獨自斟飲。匡胤又問道。那皇上設立御勾欄。可許百姓觀看麼。光遠道。只有這一件。還算他無道之中。略有一點與民同樂之意。他臨幸之時。無論士庶人等。不禁出入。在憑觀看。故此小弟得知。匡胤道。我往大名去了三年。不

想汴梁添了這些景致。既然不禁出入。趁此天色尚早。二位賢弟同我去觀看一回。可使得麼。光遠道。兄長要去。弟當奉陪。羅彥威便叫酒保上來。算還了賬。三人一齊下樓。出了店門。往前行走。不多時。已到勾欄院門首。望裡面直走進去。果然好一座御勾欄。蓋造得窮工極巧。分外精奇。但見

四下玲瓏美景。八方縮染奇觀。巍巍亭殿接青雲。雕梁龍作隊。畫棟鳳成行。曲徑幽深行遠。遍栽異卉佳花。忽傳皇駕幸勾欄。美人俱盡態。樂女悉趨蹌。

匡胤看了。誇羨不已。道好一座御勾欄。蓋造精工。堪稱盡美。遂問道。賢弟。那座高樓叫什麼名兒。光遠道。這叫玩花樓。匡胤道。俺弟兄們。上去走走。何如。說罷。三人走上樓中。只見正中設着一張開籠交椅。兩傍放着兩個綉墩。匡胤又問道。這是什麼人兒坐的。光遠道。那中間籠椅是當今坐的。這兩傍綉墩。是兩位丞相坐的。匡胤回頭看道。那東西懸掛着鐘鼓。要他何用。光遠道。東廊懸的。便是龍鳳鼓。西廊吊的。便是景陽鐘。只因當今不時駕幸勾欄。恐怕那些女樂們。一時不知。故此設下這鐘鼓。當作宣召的一般。敲動

起來使那女樂們聽了便知聖駕臨幸。方好上樓伺候。有的歌唱。有的舞蹈。真是娛心悅目。好看不過的。匡胤道。原來如此。既有這般趣致。俺們何不隨喜一回。把那其中滋味。賞鑑賞鑑。張賢弟。你去撞鐘。羅兄弟。你去播鼓。待我在龍椅上。粧一個假皇帝兒。坐坐看那這些女樂。來也不來。張羅二人一來也有了幾分酒興。一來卻像有鬼使神差的一般。忘其利害。這也是合當有事。所以如此。那張羅二人各自走至廊下。擊鼓的擊鼓。撞鐘的撞鐘。分頭亂了一回。回身望着綉墩上。坐定等着。這分明是。

只道戲玩成歡娛。

豈料災殃在眼前。

當時鐘鳴鼓响。早已驚動了掌院太監。慌忙往各院里去。吆喝傳呼。說道。你們衆女樂。快些上樓。萬歲爺駕到了。那些女樂聽見不敢怠慢。各自拿了樂器。但見有的執着笙簫絃管。有的執着象板鸞箏。一齊歌唱起來。官商迭運。角徵徐吹。真個是。

娘娘音如縷。

陽和律呂平。

新聲殊激楚。

仙樂耳漸明。

衆女樂奏動音樂。一齊走上樓來。見駕。一個個粉臉低頭。花枝招展。俯伏在地。口稱萬歲皇爺。女樂們接



飛龍全傳  
駕來遲。望乞恕罪。那張光遠羅彥威二人。雖然帶這  
幾分酒意。心下倒底驚慌。想道。此事做得不好。假粧  
天子。滿門處斬。這禍如何當得。急望匡胤丟了幾個  
眼色。要他見機而作。遠禍全身的意思。誰知匡胤一  
時高興。那里就肯動身。聽見衆女樂齊呼萬歲。不覺  
滿心歡喜。笑逐顏開道。美人免禮平身。那衆女樂謝  
恩已畢。站起身來。往龍位上斜眼一看。不看時。萬事  
皆休。一看時。個個胆怕心驚。往後倒退。這龍位上。那  
里是當今聖上。原來是一個紅面后生。兩邊綉墩上  
坐的是兩個少年子弟。衆女樂看了。一時齊聲罵道。

那里來的無知小賊。擅坐龍位。假扮天子。戲弄我們  
真是大胆包天。目無國法的了。軍士們何在。樓上有  
賊。快與我拿下。那下面掌院的太監。聽得樓上有人  
假粧天子。擅坐龍位。大驚不迭。慌忙帶領虎賁軍二  
十多名。各執棍棒繩索。奔上樓來。此時匡胤聽見女  
樂喊叫。不覺大怒。喝道。賤婢。你們不來歌舞唱曲。奉  
俺歡心。反來放肆辱罵。怎肯饒你。立起身來。一伸龍  
腕。照着無價寶臉上一掌。只打個倒栽葱。滿樓上亂  
滾。散亂烏雲。掌上珠見了。喊聲不好了。醉漢行兇打  
死人了。一句話。尚未說完。早被匡胤趕將過去。只一

脚踢下樓去。跌得半死。張光遠見了。如此光景。把那幾分的酒意。唬醒了大半。慌忙說道。大哥。俺們一時高興。惹這大禍。他們怎肯干休。趁此女樂們盡都散去。極早走罷。倘再遲延。你我怎好脫身。正說間。只聽得樓下一片聲喊起。趕上許多兵來。各執軍器。一擁上前。把三個圍在中間。匡胤見衆軍來得兇湧。赤手抵敵。舉眼四望。捉一空飛起右脚。把一個執短棍的軍士。一脚踢番。順手奪了短棍。輪開混打。張光遠奪了一條哨棒。使動幫扶。羅彥威手舞軍器。忙把那隻金校椅。拿在手中。望外亂打。只因這一番大鬧。有分

叫樓閣依然。頃刻珠殘玉碎。圍圍雖在。片時花隕卉傷。正是。

棍發聊舒五內憤。棒開得助一身威。

不知匡胤怎樣脫身。且看下回便見分曉。

素梅守正不阿。從來未曾點出。歷觀原本。一味荒唐。將妓家套子。鋪寫滿紙。似非開創帝王交結本色。儼然一劇蹴毬故事而已。揆之史傳。殊失規模。今特改正。略敷欵洽之文。聊敘締交之禮。既謹于始。復慎乎終。如此描寫。方于文家。提掇埋伏等法。庶幾有焉。

魏瑩觴客。魯共擇言。彼以酒色臺榭誇佳賓。驕主頓然氣阻。此以遊晏荒淫規國主。諍友自見情淡。千古愚人。同歸一嘆。隱帝墮南唐之計而不悟。行荒亡之樂而不悛。逢迎者賞。諫阻者罰。視國家如斃屣。等土宇若弁髦。下愚不移。良可贈也。嗟乎。花樓御院。皆獲陷阱也。異卉奇花。莽刺荆棘也。妖艷之雜陳。戕賊之斧斤也。阿諛之亂臣。賣國以求榮也。夫有一於此。未嘗不亡。况兼而有之。其何能免。此魯共所以爲魏瑩言也。迨乎身弑國亡。更姓改物。回首夕陽。嚙臍何及。

孟子所謂國家閒暇。盤樂怠傲。是自求禍。洵乎萬世之明鑑也。

前此鐘鼓。虛敲空擊。是有聲終于無聲。今此鐘鼓。實撞真撞。是無色翻成有色。前此騎泥馬。試作天子。是辨天命之真僞。今此坐龍椅。假扮皇爺。是驗人意之從違。一則神道上起見。禍止一身。自便因乾就濕。一則國事上生端。災延合戶。勢必遠舉高飛。隨地而行。有彼此之異。因人而施。見今昔之殊。此是一層進一層。一境勝一境。文家由淺及深。從粗入細之法。卽此是已。

